

前 言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族的民族语言，也是阿富汗两个官方语言之一。据最新统计，阿富汗人口为3 040多万。普什图族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约占人口的半数以上，其人口覆盖面积约占阿富汗总面积的70%左右。由于历史原因，除阿富汗外，在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普什图）省、俾路支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还生活着1 800多万人口的普什图族人，操普什图语。此外，约有百余万普什图人分别群居在印度的好几个邦。他们不仅大多数讲普什图语，还出版过一些教科书和文学小册子。

普什图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多位西方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语言是印度和伊朗诸语言间相互影响最早发生语变的典型，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提供了有价值的佐证。普通语言学将普什图语划归在印欧语系伊朗语族。

现代普什图语含有50个基本音素，其中元音17个，辅音33个。文字脱胎于阿拉伯语字形，较阿拉伯语多12个字母，共40个字母，从右向左书写。

普什图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方言系统：西南方言系统或叫西部方言系统（pashto），东北方言系统或称东部方言系统（pakhto），两大方言系统的主要语音区别在于西南方言系统保留了古音zh和sh，而东北方言系统相应地读成g与h。两大方言系统在语法上没有大的区别。普什图语语法结构基本属于屈折语类型，但也广泛地使用语法的分析手段。这种语言语法的综合手段表现在各类可变词的变化通常使用附加词尾，有时也用其他附加成分。与此同时，还移动重音和使用错根词。在表达句法关系方面，普什图语使用的分析手段有前置词、后置词、前后置词、辅助动词和语气词等。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友好的交往。近几十年来我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断加强，往来日益频繁。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编写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一义不容辞的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们第一代学习普什图语人的身上。

词典的编写工作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是使用普什图语和英语两部打字机加上汉字手写的纸质阶段。我们用了近4年时间，做了100 000张卡片，完成全稿的70%左右。后来因为服从组织调动而不得不暂停手头工作，这一停就是24年。在这24年中，尽管由于多次工作变动和搬家，损失了一些卡片和资料，但我们始终“不离不弃”，念念不忘。直到2008年下半年，我和张敏都已年逾古稀，这时才有条件重整旗鼓逐步进入用电脑录入、编写的第二阶段。我们在几位年轻人的配合下将卡片和编好的手稿整理录入电脑的同时，完成了词典没有编完的部分，并查漏补缺完善了丢失的内容。最后又用半年多时间增补了新词新义近9 000条，至2013年6月，终于完成了这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电子版全稿，交到了出版社。

本词典的编写宗旨是为翻译、教学与科研服务，释疑解惑，方便读者。编排上，在词目后，加了拉丁字母注音，标出了外来语源，注出了该词的语法属性和范围。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通过原文词典和几部双语词典互校来确定。在用法方面特别注意到词的搭配，列出了大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还收集了转义用法做独立例证。这本词典虽然不是百科性词典，但由于语言背景比较特殊，一些涉及到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及与宗教有关的词条，也用简单的文字略加介绍，免得读者无处查询。

本词典是台前幕后许多人的劳动成果。首先要提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辽宁大学多位不知姓名、素未谋面的俄语老师参与了一部普什图语俄语词典的翻译。他们为本词典的编写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原始素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词典编写的初期，董振邦、冯国泰、蒋志强等同志同当时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阿富汗专家核对初稿、补充例句等，为词典

释义准确做了许多认真细致的工作，现在翻看他们的笔迹和当时写的便函倍感亲切。电脑录入阶段，杨雅珊、杨晴云、苏梅榕、杨宣娇等帮我们录入了大量的中文，缪敏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参加了部分工作。我们对参与过有关工作的所有人都表示衷心的感谢。

词典的编写和出版曾得到不少人的关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普什图语研究院院长穆罕默德·纳瓦兹·塔伊尔（محمد نواز طائر）教授得知我们在编词典，于词典编写的初期就通过巴驻华使馆把一批有价值的资料，其中包括该研究院尚未出齐的一套名为《普什图语》的原文词典送到我们手里，对我们帮助很大。另外，旅居美国的韦力女士，近几年对词典的出版非常关心，经常询问，甚至表示如果需要她可出资赞助。我的老同学冯昭仁、侯尔瑞等也都对我编写词典给予了鼓励和鞭策，借此机会，谨表谢意。

本词典的出版要感谢商务印书馆，最初是他们引导我们编这部词典的。商务印书馆好几位同志的名字都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尤其同我们保持几年联系的孙敦汉同志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本词典的责任编辑崔燕、张文英、孙驰和于立滨为本词典的出版加班加点，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令我们感动。

我们很清楚，这本词典的读者群小、使用范围窄。但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在中阿、中巴的交往以及培养中国的普什图语人才方面得到充分的利用。

词典编写历时长，程序多，加上我们能力有限，错误难以避免，诚恳地欢迎各种批评指正！

车洪才

2014年12月